

# 今夜茶香花间醉

■冯青云

冬天的夜晚是宁静的。夜幕降临时，天空犹如一张灰色的纸，空气似乎也凝结了。

吃过晚饭，坐在窗前，习惯性地打开电脑，聆听配乐朗诵《最美的时光》。那饱含情怀的诵读好像具有魔力，把人带入一个超越世俗的境界，让人陶醉在花的清香之中。

静静地享受这最美的时光，任思绪自由地飞舞。书桌上有一盒朋友送的玫瑰花茶，是她去英国游学时带回来的。当初她送给我的时候，我还笑着说这茶叶也许是咱们国家销到英国的，没啥特别。她没有辩驳，莞尔一笑。

说，你品尝一下，味道不一样的。今晚有音乐相伴，我何不品尝一下这茶到底是什么味道！于是，我烧了一壶水，把茶叶拿出来。茶叶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，品相实在是不敢恭维。一些干枯的玫瑰叶子，零星几片粉色花瓣，退却了绽放时的繁华，似秋天的落红毫无生机。我想起平常喝的玫瑰花茶，那玫瑰都是娇艳无比的花骨朵，含苞待放，用温水一泡，一个个悬浮在杯子里，散发一股清香。而这茶，我心想一定不好喝。

茶，泡好了。我漫不经心地打开杯盖，一股浓郁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，浪漫而温馨。我惊呆了，这看似不起眼的花茶竟会有如此馥郁馨香。端起茶杯细细地品了一口，感觉整个身心都是舒展的、欢愉的。茶香缭绕，恍然若梦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我仿佛变成了一朵玫瑰，畅游在这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里，沉醉在幸福和快乐之中。

其实，生活的味道不正如这茶香一样吗？

茶香里有远离浮华的味道。在乡下的日子里，我时常独自一人漫步在田间小路，那纵横交错像列兵一样的甘蔗，让人垂涎欲滴；那娇羞地躲在秧下的红薯花，调皮地冲我眨眼睛；那一片碧绿的白菜在阳光下怒放，菜心如花；那结伴而行的花喜鹊，在麦田里嬉戏追逐，自由自在。

茶香里有责任担当的味道。我居住的楼下有一棵

小树，树干的直径大约五厘米，几株丝瓜的藤蔓紧紧地缠绕着它，攀到它的顶部，密密斜织，垂下数个硕大的丝瓜。秋天已过，它细长的藤蔓早已退去盎然绿意，负荷，超载，苍老，衰败，满目萧条。寒风吹过，它的头几乎着地，腰身要断了一般，寂寥地摇曳。但它努力地托举，托举着自己的责任，它的冠部形成了华盖，让人惊叹、震撼。

茶香里有亲情友情的味道。听说我要下乡支教，外甥女送我一个带炉子的锅，朋友送我一个可以热馒头的电饭锅。每周日下午，家人都会提醒我多带些吃的去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给我做了芝麻盐和焦馍，姐姐给我炸了萝卜丸子，爱人则炒好了肉丝，把馒头、大葱、菠菜默默地装在袋子里，说提前装好，免得走得急忘记带了。每周都会有朋友打电话问我乡下过得好不好，说有什么需要尽管提，夜晚怕我寂寞会跟我语音聊天，说一些趣事，告诉我又读了什么书，甚至有朋友直接开车来乡下看望我。每一次家人的叮嘱，对我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；每一次朋友的关心，对我都是一次情感的震撼，我在遥远的乡下，在孤寂的冬夜，感受着亲情和友情的温暖。有家人真好，有朋友真好。

生活常常就是在这如水的日子里，被写意成不同的画面，犹如茶香的味道，既能融入都市的繁华，也能释怀乡村的荒凉。生活简单，简单生活。如同我简陋的书桌上只有一本汉语词典、一本《瓦尔登湖》、一本《读者》、一杯茶，还有一首音乐、一袭情怀。

## 战友心中的“茅台”

■朱玉柱

入伍前就听一位我认为很成功的人士说过，男人的世界不能没有酒。我是男人，曾经在部队服役13年，今天就讲述我和“军中茅台”的故事。

1992年高考失利后，我带着父母的期望和对绿色军营的向往，应征入伍来到沈阳军区某部队。

接兵干部姓李，河北人，中尉军衔。他当时来家访时，母亲做了一桌佳肴，父亲陪李中尉喝了两杯，李中尉看着打开的宋河粮液，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，连夸“好酒”。

从家出发的时候，除了部队发的衣物外，我的行李箱里就有两瓶宋河粮液，父亲嘱咐我：“部队允许的时候，把酒拿出来和大家分享……”

新兵生活紧张而充实，我一直想和战友分享皮箱里的“宝物”，可始终找不到机会。新兵生活快结束时的一个周末，我向班长请示，班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，我直接找到排长，说明了我的意思，排长说：“周末了，新兵生活也基本结束了，让大家适度放松一下，但总量要控制……”就这样，我的两瓶酒被全班八个战友喝了个精光。

从此，战友给我的家乡酒起了名，叫“军中茅台”，后来大家一说起“茅台”，就心领神会，知道指的是我家乡的宋河粮液，论价格我们消费得起，最重要的是，家乡的酒品尝起来更纯更烈更有意义。

当兵的第三年春天，回乡探亲归队时，我给战友捎带礼物，“茅台”是全部礼物中最重要的一一个。也就在那年夏天，我考取了南方的一所军校。“军中茅台”又随着我来到了学校。

那是一所通信指挥院校，两年的军校生活，每天过得都很紧张。我们坚持着，因为我们当过兵，也带过兵，早已懂得“好钢更要百炼”的道理。即使再紧张，我们还是以班为单位，品尝过我们家乡的美酒。新疆籍同学何冬用带有新疆味的话夸赞：“你们河南酒，咋就这么好喝呢！”

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年，我从军校毕业，回到东北某野战部队。从排长到政治处干事，再到基层连队的政治指导员，现在脱下军装十余载了，而拉练途中和自己的兄弟喝酒的事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是2002年，我在团直通信连当政治指导员。那年冬季老兵退伍后，连长休假了，我带着50多个留队“老兵”随部队拉练。一天的急行军后，晚上住宿在帐篷里。旷野，零下30多摄氏度的气温，我不放心徒步行军一天的兄弟。我叫醒连队文书，将用矿泉水瓶伪装好的“军中茅台”和大家分享，但每人只能享受两小口。每人抿了两口后，我帮他们拉上帐篷，听到他们的酣然入睡声，才算放心。

前不久，一名服现役的战友告诉我，现在全军有了“禁酒令”，我绝对支持。但我现在将多年前打“擦边球”饮酒的故事分享给大家，一是致我无悔的青春，一是致我家的“军中茅台”。

## 童年记忆

■王华丽

人近中年，可关于童年的记忆却未曾走远，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日：父亲从怀里掏出的烧饼仍带着体温；放学回家看见母亲买回了我盼望已久的黄裙子，阳光下那么耀眼；小伙伴们在月光下疯跑，汗水浸湿了被风吹乱的头发……

我有三个哥哥，我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，无疑，家里唯一女娃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的欢愉。可以说我是幸福又幸运的，不但享受了父亲母亲的宠溺，还得到了哥哥们无尽的呵护。

记得小时候，几个哥哥酷爱写字，常常在放学后凑在一起写啊写，又常要比试一番，于是每人写出同一行字，放在一起比较，争得面红耳赤，难分高下。最后，他们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不识几个字的我：妹说谁写得好就是谁写得好。瞬间，我高傲地昂起了头，背着手在屋里转两圈，假装把那些不认识的字看上两遍。当然，把好话说尽再给我一毛钱买糖的那一个肯定赢！至今想起那一幕仍窃笑不已。

入学后，村里的孩子们每天结伴去上学，两里多的路程硬是被我们走出了

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悲壮，那时真的感觉路好长，于是路上采小花、玩泥巴、摘甜瓜……有时要花费一个多小时才打闹着推搡着到学校。不知哪天起，同行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件黄色的百褶裙，在一群穿着粗布衣服的小伙伴中间，这身裙子是那么鲜艳，那么耀眼。后来的几天，队伍里黄裙子的数量不断增加，我这颗爱美的心按捺不住了，回家向母亲提出买裙子的要求。母亲没有拒绝，我欢喜不已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放学后我就拼命地往家跑，进院就睁圆了眼看看院里的晾衣绳上有没有我想要的那一抹黄色，可是每次都失望。我靠在门上哭的时候，听到母亲深深的叹息声。终于有一天，裙子买回来了，小小的人儿乐疯了，一圈一圈地转，记忆中那是我穿过的最美的裙子，它点亮了我的童年。后来才知道，母亲攒了很久的钱才满足了我的愿望。

那个年代是物资匮乏的，可我的童年是五彩缤纷的。

每次想到童年的这些往事，脸上总是不知不觉间泛起笑意，可眼角却是湿润的。怪不得冰心先生说，童年，是梦中的真，是真中的梦，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。

